

尚書詳解
三





解 詳 書 尙

(三)

撰 僕 夏

尙書詳解卷十一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此篇成湯勝夏而歸。至于亳邑。四方畢朝新君。故湯誕誥其衆。以伐夏之意。所以正始也。黜。廢也。謂廢其命。使不得復承大統也。此蓋敘書者推原湯所以作誥之意。謂既勝夏。黜廢其命。而已爲天子。復至于新都亳邑。故作湯誥。以誕告萬方。故其序所以言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林少穎謂。湯勝夏命而廢之。武王勝商。而武成不言黜。及殺武庚。封微子于宋。然後言黜殷命者。蓋湯之伐桀。桀奔而竄南巢。湯既因而不追。以全君臣之義。故既勝夏。卽黜其命。而不復爲之立後。于其所都之國。至武王牧野之戰。前徒倒戈。而紂見殺。既違武王本意。故封武庚于殷故都。使嗣宗廟。因而不改。亦所以存君臣之義。及武庚作亂。自絕于周。然後黜殷命。而立微子于宋。不復居殷都。此說是也。林少穎又謂。此篇與武成一同。皆武功既成。布維新之命也。然武成本于敘事。故自王來自商。至于周。皆先敘其事之曲折。然後告以弔民伐罪之意。其敘事則詳。而其所以告諸侯之言。則首尾不甚備。此篇既載其所以告諸侯之言。又載其作誥之意。首尾甚備。其敘事則略。體雖不同。而其辭則皆是。始居大位。而告諸侯以正始也。皆可以互見也。此說極然。胡益之不知察此。乃謂湯滅夏。告萬方。武王滅商。不告者。蓋伐桀本以

毫衆諸侯無會者。故不得不告。武王伐紂。友邦冢君無不會者。以伐商之意。旣稔聞矣。何所用誥。此蓋弗深察之過也。

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此又作書者言湯所以作誥之意也。蓋湯旣克夏。自彼而歸。至于所都亳邑。萬方諸侯畢朝新服。故湯于是作誥以誕告之。使知吾之伐夏。非吾之私。乃天意也。自王曰以下。卽湯作誥之辭也。嗟。歎辭也。歎而後言。重其言也。重其言。所以使萬方有衆。明聽其告。而不敢忽也。然湯之作誥。必首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者。蓋湯言桀之暴虐失民。以亡天下。故必推本乎上天所以立君。又民之意。以見桀之所爲不合乎天心。而天絕之也。皇。大也。上帝。天也。言惟皇上帝。猶言惟至大之天命。若召誥言皇上帝也。衷者。善之本。于固有者也。陳少南曰。衷。裏也。藏于裏。卽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者也。若旣發。則見于表矣。蓋天之于民。皆降以衷。然不能保其不失其常性。故爲之立君者。非徒尊也。將使順斯民之性。而安其所謂道也。故能順其性。而安其道。則足以爲君矣。不然。則違天。違天。則天必絕之矣。湯之言此。蓋所以繩桀之罪。見其不能順常性。而綏厥猷。故不足以爲君也。旣言若恆性。又言綏厥猷者。蓋率性之謂道。能順其性。則能安其道。不能順其性。則悖理傷道。安能綏厥猷哉。林少穎謂。詳攷此篇所告。首尾本末。與仲虺所言相爲表裏。湯之此言。蓋發于仲

虺者也。故張諫議曰：湯既勝桀，以有天下，而慙德多焉。故仲虺作誥于前，以明天之所以命湯爲君者；凡以民之有欲而俾之乂也。故其書但言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湯又自誥于後，以明天之所以命予爲君者。凡以民之有道而俾之綏也。故其書至言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是以二誥之辭相爲表裏。然後湯之慙德可以已。此說是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湯上既言天之命君，將使之順民性而安其道，故此遂言桀之暴虐，非特不能順其性而安其道，而乃至荼毒以害萬邦之民也。蓋夏王滅己之德，放僻邪侈，喪其良心，則在我者且不能自善，何以若民性而安其道哉？推原夏王自滅其德，喪其良心，則其胸中無復有不忍人之意，肆爲威暴，以布其虐政于萬方之百姓。萬方百姓罹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故並稱冤以告于天地神祇。謂我無有辜罪，而乃受此虐害也。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困倦怠，則未嘗不呼天；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今桀之民皆苦于虐政，是宜其並告無辜于天地，所以告者，冀其拯己也。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湯旣言桀暴虐如此，汝萬方並告無辜于天地，故此遂言天降罰于夏之意也。蓋天之恆道，于有善者則福之，于淫亂者則禍之。桀旣虐民如此，故天于是降其災異不祥之事，以彰顯有夏之罪。惟天之降

罰于夏者。其寓事彰顯如此。故湯遂謂我小子。于是奉將上天所命之明威。討桀之罪。不敢肆赦。蓋謂今日之事。乃奉天威以誅有罪。非私意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何以知明威而將之。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今天降災于夏。是亦事示之而已。故湯所以因是知天命所在。遂行討桀也。湯既天命命所在。然又未敢自尊。于是又用元牡以昭告于上天神后。請加罪于有夏。上天蓋上帝也。神后蓋后土皇地祇也。元牡乃黑色之牲也。必言牡者。蓋牲必用牡。不用牝也。正義謂商人尙白。牲用白。今言元牡。夏人尙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林少穎謂不然。此元牡。但是一時所用告祭天地之牲。不因色以求義。如謂湯用元未變夏禮。則魯頌言白牡騂剛。豈亦未變商禮乎。此說是也。湯既用元牡告天地。請加罪于有夏矣。故于是遂求元聖之人。與之勉力爲此衆民請命于天。蓋民苦桀之虐政。命不可保。湯伐桀而拯民于塗炭。則民始有生全之望。是湯告天伐桀者。乃爲民請命也。元聖卽伊尹也。蓋湯之伐桀。實伊尹之助。孟子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是湯伐夏救民之謀。實出于伊尹。故湯誓言伊尹相湯伐桀。此言聿求元聖。皆推本其謀之所自出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甯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湯上旣言我與伊尹戮力爲爾衆民請命于天。故此遂言我請命于天。而上天果然信而有佑助下民。

之意。故鳴條之戰。桀知其罪。遂退伏遠戾。竄于南巢。故曰罪人黜伏。林少穎謂湯以桀爲罪人。武王以紂爲獨夫。蓋言其得罪于天人。則不復有人君之道也。湯旣言上天信有助民之惡。而非人夏桀今已黜伏。故造物之福善禍淫。報應如響。無有僭差。賁然顯著。如草木然。民欲殖者。則天殖之。不欲殖者。則不殖。蓋湯者民所欲殖。而桀者民所不欲殖者也。漢孔氏乃謂賁飾也。言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其說迂回難曉。不如蘇氏謂天命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斲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也。湯旣言天命固如此。然又未敢以必可信。故又言俾予一人輯甯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者。蓋謂天雖可信。我亦豈敢恃哉。故雖曰使我一人安輯爾萬方有衆之邦家。然我未知其不能不得罪于天與夫民也。故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惟湯恐得罪于上下。故惴惴然內懷危懼。若將隕墜于深淵之中。言雖得天下。而心常以獲戾天民爲憂。不敢以位爲樂也。林少穎謂湯旣伐桀。恐來世爲口實。則當其始履天下之尊。而朝諸侯。甯無慙乎。故其慄慄危懼。乃出于中心之誠然者。而漢孔氏乃爲謙以來衆心。王氏則謂湯始伐桀。不恤衆言。告以必往無所疑。天下旣定。乃慄慄危懼者。蓋有爲之初。衆人危疑。果斷所以濟功。無事之後。衆人豫怠。儆戒所以居業。使湯于事未濟。則期以果斷濟功。事已濟。則期以儆戒居業。果如是。湯之慄慄危懼。皆非出于中心之自然。况湯雖伐罪救民。然驅民于鋒鏑。豈得全無恐懼之意。及無事而後懼哉。如以爲有事之時不可以懼。則武王泰誓言夙夜祇懼。則有事之時已懼矣。故知湯之危懼。非至是而後有也。自興師于亳。已懼不克濟矣。至于旣踐天

子位則尤不遑甯處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湯上旣言以履大寶。慄慄危懼如此。故此遂告我所爲造邦之諸侯。與之更始。使之曉然知上之德意也。謂我今日始新造爾衆邦。誠欲爾衆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從如惟耽樂之從同。蓋無從非常法者。卽如康功田功之卽。蓋慢遊而至于過者。亦不可就也。惟欲爾衆各守常法。以承天休而已。蓋諸侯之職。能制節謹度。則滿而不溢。可以長守富貴。長守富貴。豈非所謂承天休乎。湯旣戒諸侯。使去匪彝。怙淫之失。而守常典。以承天休。故又言爾誠能如我所言。力而行之。至于有善可稱。則我當度德定位。量能授官。與共天位。與治天職。弗敢掩爾善矣。爾有善。我旣不敢蔽。若我自有罪。罪在我身。我亦不敢自赦。其簡別而在察者。又在乎上帝之心。湯言此。蓋人有善惡。人君固賞罰之。汝不可謂人君有不善。無人可誰何者。雖無人可奈何。而上有天焉。我豈可不畏哉。湯旣言人君有不善。天必誅之。故此又言人君所以有罪。非必人君一身自有可指之罪。苟爾萬方有罪。則罪亦在我身。蓋天之立君。欲其若恆性而綏厥猷。苟萬方有罪。則是人君若之綏之者不至。故其罪在人君。若夫人君自不能盡君道。而上得罪于天。則其罪又在一人。自當不及爾萬方矣。湯此言又所以深明爲君之尤難也。湯旣言爲君之難如此。故又嗟嘆而言曰。爾萬方有衆。尙庶幾以我此言爲可信。而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則非特我國家社稷可保其有終而汝亦可以終享其安榮之福也故終之曰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此又明居之序也經亡無所附其本篇正次于湯誥之下故孔氏以附于此篇之末咎單必臣名也謂明居之篇乃咎單所作也正義百篇之序此類有四周公作無逸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與此篇直言所作之人不言所作之意以經文分明故略之此說是也但漢孔氏乃以意度此篇謂咎單作明居者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書明居民之法故其書曰明居此亦因字而求義經亡而意度之也未敢以爲然矣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此篇蓋太甲初卽位伊尹告以乃祖成湯之成德故作是書也謂之訓者以其有諄諄儆戒之意也此篇之序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說者多疑之其所以疑者蓋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太史公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卽位二年而崩後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是湯之後立外丙仲壬二世而後太甲立今此序乃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似類夫太甲卽繼成湯之後無有外丙仲壬二世者所言不同如此故說者多疑之漢孔氏則謂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湯崩太

甲立卽稱元年。唐孔氏亦謂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湯沒太甲代立。卽其年稱元年。殷本紀與此不同者。必妄也。据二孔此說。則謂湯沒卽立太甲。無有外丙仲壬之說。非特史記爲妄。而孟子之言亦不可信。至程氏則又欲附會孟子之言。乃謂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立太甲。陳少南推其說。按河南邵氏皇極經世書。敘堯卽位以甲辰。至本朝嘉祐歷譜。帝王世次。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不聞有外丙仲壬。太史不知孟子之意。所謂二年四年者。蓋謂湯崩太丁卒。欲立外丙。而外丙生纔二歲。欲立仲壬。而仲壬生纔四歲。太丁二弟皆幼。故捨親親而立太甲。据程陳二者之說。則亦湯後不曾立外丙仲壬。孟子所謂二年四年。是年齒也。不爲卽位之年數。其說亦無異于孔氏。惟林少穎引蘇氏之說爲可信。蘇氏謂太史公按世本。成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太甲立。其迹明甚。安國据經臆度。謂湯沒而太甲立。初無二帝。豈有此理。其序所以言成湯旣沒。太甲元年者。非謂湯崩在太甲元年也。蓋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孔子序書以湯爲首耳。商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舍外丙仲壬而立太甲。則非親親矣。据蘇氏此說。則此湯後實有外丙仲壬二君。此言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乃序書者推原伊尹作書之意。謂湯沒後。太甲卽位之始。伊尹稱湯成德以作訓。故言成湯旣沒。卽繼以太甲元年。非謂湯崩之年卽太甲之元年也。此說極有理。故少穎廣其說。謂殷人傳世。兄死弟立。若太丁死而有弟外丙仲壬。不應捨之而立太甲。此篇乃太甲卽位之日。伊尹奉之以祇見厥祖。因明言烈祖成德。以訓于王。故序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蓋推本所以作書之意也。夫書序所以爲作書之意。而

已與史家記述之體不同。苟必以史家記述之體求之。謂此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爲湯沒而太甲立。則盤庚五遷之言。若不以意逆志。則是五遷皆在盤庚之世矣。故當以蘇氏孟子之言爲正。少穎此說極平正而有理。故特從之。若夫篇內言元祀。而序言元年者。唐孔氏謂商曰祀。周曰年。序以周世言之也。蓋孔子周人。序書以年言之。如太甲篇內言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其序則言三年復歸于亳。又如說命亮陰三祀。而子張則言諒陰三年不言。蓋孔子序書。故從周稱年也。此書蓋湯死後。太甲卽位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以告之。故言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今只伊訓尙存。餘二篇經秦火而亡。故名雖存而經則亡矣。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此又作書者言伊尹作伊訓之意。謂太甲卽位元年十二月乙丑。伊尹將以卽位之事告于成湯。是時候甸之諸侯皆來奔喪。且欲近見新君。故伊尹祠于湯廟。而羣后皆從太甲往廟。時太甲宅憂不言。故百官皆總其己之職事。而惟冢宰之是聽。時伊尹受顧命。實爲冢宰。故卽廟而作書。陳乃祖之成德。以進戒于太甲。亦與諸侯正始。此伊訓之所以作也。故作書者其言如此。太甲時所居之喪。實仲壬之喪。蓋繼其後必爲之服。理當然也。漢孔氏既謂湯沒而太甲立。則太甲卽位之初。實居湯喪。故于此卽云湯崩。太甲逾月卽位。此所謂祠于先王者。乃奠殯而告。林少穎謂孔氏此說攷之于禮。有所不合。夫古者喪在殯不祭。皆名爲奠。及既葬也。虞祔卒哭。始謂之祭。蓋于是始以鬼神事之。故祭則有主。有尸。而

奠則陳器而已。此經言祠而孔氏乃謂之奠。無是理也。抑又有不然者。使太甲果居湯喪。則其宅憂也。必在湯之殯宮。則其所從事于喪禮者。有小殯之奠。有大殯之奠。有朔奠。有朝奠。有夕奠。有薦新之奠。未嘗不在湯之殯。豈逾月遽祇見厥祖哉。以是知孔氏徒按經文于禮不合。未足述也。以經文攷之。則太甲實居仲壬之喪。計仲壬之崩。必在太甲元年之十一月。商制。逾月卽位。卽以其年爲元年。不待逾年稱元祀。如周之制。故下篇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居于亳。是仲壬以元年十一月崩。至三年十二月。卽得二十五月。故卽吉釋喪而冕服也。由是推之。則此言十二月乙丑。伊尹奉鬯王祇見厥祖者。乃太甲居仲壬之喪。旣逾月。伊尹乃祭于湯廟。奉鬯王以敬見其祖。故明言烈祖成德。旣以告太甲。且與諸侯正始。蓋禮之變而以義起也。若康王旣受顧命。則以麻冕朝諸侯于應門之內。亦禮之變也。蘇氏徒見春秋所載天子諸侯皆逾年稱元。故謂此經言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者。乃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謂之十二月。殷之正月卽夏之十一月也。殷雖以建丑之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爾雅。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又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秦以十月爲正。則臘常用三月。而云十二月者。蓋古雖改正朔。猶以夏正爲正月也。此說不然。夫謂之改正朔。則已改正月。豈有餘月不改者。故在周時論陰陽之節。雖有以夏時爲言者。如七月之詩。與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至于史官記載當時之事。則未有不以當時正朔數月者。如春秋春王正月。則周之正月也。春秋數月用周正。則此之十二月。蓋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蓋建子之月。

也。其秦以十二月改臘曰嘉平。漢書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以前歲首書冬十月。蓋是漢武太初元年改用夏正。史官追正月名耳。舊史未必然也。余謂少穎辨蘇氏以春秋所書乃孔子尊王故以周正數之。周時數月實用夏正。今七月四月之詩可見矣。兼秦本紀言以十月爲歲首。則歲首但以十月爲之。則已非改十月爲正月也。但蘇氏解此必拘逾年之說。則不然。只是仲壬適在十一月崩。故太甲逾月以十二月卽位。不必如蘇氏之拘。則其義自通也。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甯。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自此以下。伊尹作書之言也。伊尹既奉太甲以見成湯之廟。于是乃明言有功烈之祖成湯。所以艱難創業之成德。以訓告于王。所謂成德。卽下文惟我商王以下是也。既謂之明言烈祖之成德。而乃首言古有夏先后者。蓋欲見天下難保。夏之先后。雖積功累仁如此。子孫一不率循。則亡不可支。而乃祖成湯興焉。蓋欲太甲知所鑒戒也。嗚呼。歎辭也。欲言夏王得天下之難而失之易也。欲嘆而言之。古有夏先后。自禹以下。自桀以上。皆是也。伊尹謂夏之先后。聖賢繼作。以有天下。方懋行其德。兢兢業業。不敢自甯。上合于天。故無有天災。所謂無有天災者。謂山川鬼神皆安其居。而不爲妖不爲厲。鳥獸魚鼈各順其情。而不爲怪不爲孽。此所謂無有天災也。然夏之先后。德雖如此。天之眷佑又如此。子孫夏桀。一不能率乃祖之德。上天降災。以彰厥罪。雖承祖宗奕世積累之業。而卒爲天所棄。故假手于我有天命。

之成湯。使之弔民伐罪焉。假手者。蓋天之所棄。不能自行誅戮。必借手于人以誅之也。然天之假手于湯。使之伐夏者。亦豈私于湯哉。以桀自造可攻之罪于鳴條。故湯遂自亳往伐之。故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也。謂桀有可攻之理。故朕始自亳伐之也。書曰。我不爾動。自乃邑。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亦此意也。少穎謂伊尹之意。蓋以夏有天下。傳十餘世。三百餘年。方且爲上天所眷。至于鬼神咸安。微物自遂。宜若不可動者。然一爲桀之不率。則不旋踵而顛覆。况我商家肇造未久。苟使太甲不能以夏爲鑒。遂致不率成湯之德。有可攻之釁。則攻之者至矣。故伊尹既有夏所以失天下之易于前。又陳湯所以得天下之難于後。所以致其儆戒之意也。此說是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伊尹上既言有夏子孫弗能率其德。而天命湯伐之。故此遂言湯伐桀之事也。聖武。猶所謂神武也。聖人義之德也。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爭逆德也。實天下不祥之事也。雖天下不祥之事。然湯之布昭聖武者。本不期于黷武。而乃在于以吾之至寬代夏之虐政。是故雖用武。而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所至之民。無不信而懷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伊尹既言湯有寬仁之德。得兆民之允懷。遂至光有天下。故此下又言太甲嗣湯之位。不可不恐懼于卽位之初也。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朝廷之本也。始卽位。又人君之本也。卽位之始。能致其慎。則終無不慎矣。此伊尹所以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也。然所謂罔

不在初者。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蓋人君之治天下。將欲仁覆天下。豈必人人而愛之。人人而敬之哉。惟盡吾孝悌之心。立愛則不必徧愛也。惟愛吾親而已。愛吾親而舉斯加彼。將無所不愛。以之立敬。則不必徧敬也。惟敬吾之長而已。敬吾長。則舉斯加彼。將無所不敬。惟其所立在此。而所愛所敬。乃及于彼。此其道所以始立于家邦。而終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不及也。此又伊尹教太甲以守約施博之道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伊尹上既言成湯以神武創業。而太甲繼之。當立愛敬以治天下國家。至此。又恐其未必勤而行之。故又言成湯自肇修人紀。以至于有萬邦。誠爲艱難。然雖艱難。成湯之心。猶不能自己。方且求哲人輔後嗣。制官刑。儆有位。而爲子孫無窮之計。湯盛德大業如此。且猶長慮卻顧。爲子孫計。不敢自安。則太甲爲其子孫。可不念哉。此又伊尹言此一節之意也。嗚呼。嘆辭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也。人紀。人道之紀也。卽上所謂立愛立敬者是也。伊尹欲太甲立愛敬以治天下國家。故言先王成湯當修人紀之時。謂始立愛敬之時也。究其道。雖所守甚約。而所施則甚博。是故以從諫則不敢拂。言有過則改。不逆人言。以

先古之賢。則時若之言。凡有所動。皆順古人以行。而不自專。以居上則必明于御下。而盡其君民之大德。以爲下則必忠于事上。而盡其事君之小心。蓋湯時爲諸侯出就國。則居上入朝。桀則爲下。湯于居上爲下。盡道如此。則伐桀之事。亦湯之不得已也。然湯豈特如此而已。又且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焉。蓋聖人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湯于與人則不求其備。是以恕己之心。恕人而盡。待人輕。以約之道也。于檢察其身則常若不及。是以責人之心。責己而盡。責己重。以周之道也。惟湯自肇修人紀。至于檢身若不及。所行如此之勤。故今日方有萬邦。而爲天下之君。則其事誠艱難也。然常人之情。旣以艱難于其始。則事旣遂。必有自足之心。而少肆其意。而湯則猶不能自己。方曰敷布廣求賢哲之人。列于庶位。俾之輔弼于爾後世子孫。旣得而用之。又恐所用之人不能盡戮力佐佑其子孫。故又制爲誅責有官君子之刑。以儆戒于有位之人。是成湯所以望爾後人者甚切矣。太甲雖欲不念。豈可得乎。所謂官刑儆有位者。卽下文所謂三風十愆之事也。蓋湯以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室之中而無有節度者。敢有沈湎于酒而至狂歌無忌憚者。此二者。時謂之巫風。蓋巫以歌舞事神。故恆舞酣歌。所以爲巫風。言其恆歌恆舞若巫覡然也。敢有以身殉貨。以身殉色者。殉從也。以身從之。知有貨色而不知有身也。敢有恆于遊遨。恆于畋獵。恣意爲之。無有窮已。此四者。時謂之淫風。謂貨色畋遊。人所不可免。但不可淫過無度。今也殉貨色。常畋遊。是淫過無度。故謂之淫風。敢有侮聖人之言而不敬。逆拒忠直之人而不聽其言。疏遠耆老有德之人。而親比頑愚之小童。此四者。時謂之亂風。蓋聖人忠直耆德。

人所當親近而尊敬之。今乃簡忽而疏遠。頑童當斥而遠之。今乃昵比。是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亂常越禮者也。故謂之亂風。此三節謂之風者。蓋爲之于上而下化之。若風之于物。鼓之于此而動之于彼也。湯既列言三風于上。故于下總之曰。凡此三風。總有十愆。蓋謂巫風二淫風亂風各四。是三風之中。其過失有十事。十事者。卿士有一在身。則必喪家。邦君有一在身。則必亡國。若爲人臣者。見人君有此愆。過而坐視不能匡正。則以墨刑刑之。成湯官刑嚴切如此。豈惟訓有官君子。雖童蒙之士。亦以此具訓之。具訓。謂詳以訓之也。酒誥言文王告教小子。則固以此訓之矣。伊尹言此。蓋謂先王艱難創業。猶不敢自安。方且廣求賢哲。輔爾後人。又恐所用之人未必盡心輔弼。又制官刑儆于有位。使子孫有過。人臣必諫。是伊尹所以勤勤進戒。亦先王責望之意也。薛氏謂墨刑亦重矣。臣下不匡而陷入重辟者。以國置臣。所以匡主。宜匡不匡。則有亡國敗家之道。坐視喪亡而不救。其可貸乎。此墨刑之施所以未爲過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伊尹上言成湯爲子孫計如此深遠。故于此又嗟歎言嗣王太甲爲湯子孫。當上思乃祖艱難之意。祇敬其身而念乃祖也。旣言祗厥身念哉。又言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者。謨。謀也。謂成湯爲爾子孫謀者。其規摹甚洋洋乎。其大惟規摹至大。未易跂及。而所以告教子孫之嘉言。則甚明白而易知。所謂嘉言。卽